





李太白集輯注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
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偶
不虛不公知有疑勿測有誤尔
曲為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
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
風之仙不似萬象不同化工肖物

之聖觀止矣茂以加矣後學因
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
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
平心服明推為無敵不羣即
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
黎公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
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

先矣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
兩集本非子定後人搜羅採摭
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真贋叅
錯轉寫為舛李集更多蓋自寶
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夜以卒
遂葬當塗青山東麓易冰序州
堂集十卷即云當時著作十喪

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
序翰林集二卷云云上元末偶得
於絳此即劉全白碣記所謂集
無定卷家之有之者也至宋時
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
求廣哀遺文始合為三十卷尚
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

中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
閱薛仲邕始為年譜太白本才
惟諸序記誌范裴二碑及舊唐
新唐二書可証本詩世遠事湮
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
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
注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

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
嚴也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
彙群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
李集所有可見之注止楊蕭胡
氏三家今茲廣為訂正與注杜較
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余茲
閱錢塘王載菴先生輯注而深嘆

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為人所不能為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泚在都中友朋聚話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

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
不為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
輝映子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
四海清此其曾襟与自許稷契者
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
居山東為竹溪六逸遊長安為醉
中八仙後訪陽於行間折力士於

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
嗜酒慕僊浩然自放即遭危困
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邈
不可攀者耶談者如稍息今
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玄
短造長援引本之原之斟酌至
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

予則知此編為太白功臣也善讀
書者當不以余言為河漢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齊召南撰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
寸為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
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
所至不必沾沾獼祭也為之箋與疏
者必語之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
字還其根據而証佐乃確寸不必言
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

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
粗疏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
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
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
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
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
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

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益官胡氏孝
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
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
庵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轡之未
疏瀹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
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
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

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
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
載庵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
群書而載庵能掇其瑕礫即謂之什
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
佛其蘊蓄為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
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

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
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
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
研精內典而吾門之旨與未窺竹垞
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闡
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
他可知矣載庵早鰥聞處如退院老